

难以道别的

黄玉峰 主编

曾容



出版社

Nanyi Daobie de
ZengRong

难以道别的
曾容 黄玉峰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以道别的曾容 / 黄玉峰主编.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309-07442-0

I. 难… II. 黄… III. 曾容(1933~2009)—纪念文集 IV. 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9021 号

难以道别的曾容

黄玉峰 主编

出品人 / 贺圣遂 责任编辑 / 范仁梅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字数 185 千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42-0/K·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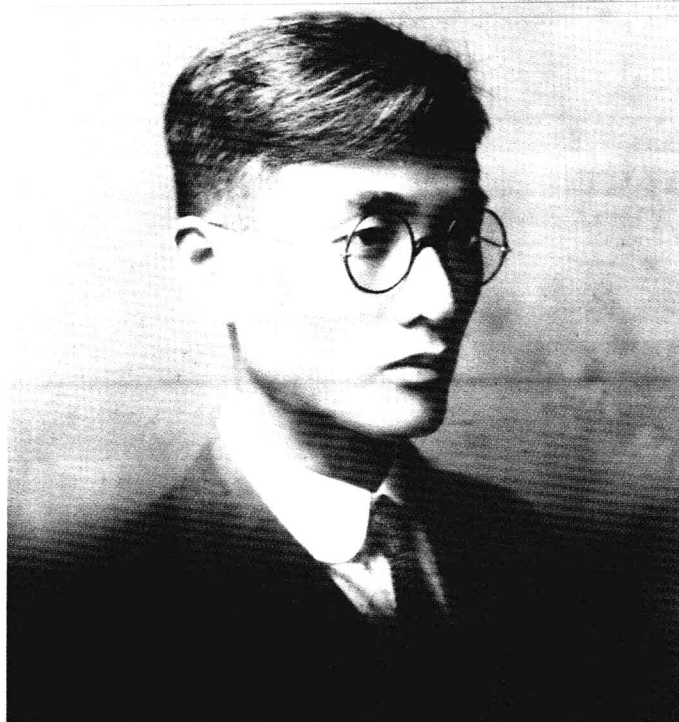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本为纪念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杰出数学特级教师曾容逝世一周年而编写的纪念文集。曾容老师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全书通过序言、悼念诗歌、挽联，以及曾容老师的亲友、同事、学生等以真挚之情所撰写的文章，介绍了曾容老师平凡而高尚的一生及其教育思想与实践，谷超豪院士为本书作序。这些纪念文章记录了曾容老师生前的点点滴滴，读来十分感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师和广大的基础教育工作者，都可以在本书中看到值得自己尊敬和效仿的榜样。



曾容老师的父亲



全家福



与姜拱绅老校长亲切交谈



曾老师与他的弟子们



兄妹们（从左到右：曾容、曾定、曾宓、曾僖）



和复旦附中的老教师们在一起（从右到左：徐继文、过传忠、俞永亮、唐文钧、曾容、何慧湘、史美芬、陈锡麟、王师鹏、王师鹏夫人）



与谷超豪院士、胡和生院士夫妇在一起



与苏步青院士、李大潜院士亲切交谈

在自由女神像下



在学校图书馆



在东北（从右到左：张之银、曾容、黄玉峰）



在长白山下（从右到左：王德耀、谢应平、曾容、吴坚、黄玉峰）

序 一

谷超豪

曾容同志是我的学生,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我知道他虽已退休多年,但仍关心着中学数学教育,发挥自己的余热。在我印象中,他身体一直很好。他与世长辞的消息传来,引起我很大的悲哀和深切的悼念。

他是我的众多学生中长期从事数学教育并取得优秀成绩的中学老师。在1954年,我是他的真正的授课老师。那时,我大约每三五年才为大学本科生开一次基础课。当时曾容正好来复旦,就这样,在1954年,他成为我真正授课的学生。他在课堂上时常根据中学教育的需要提出各种问题,显得很活跃。他的提问使我很感兴趣,使我了解到中学数学教学中有关内容和方法的各种问题,这些正好也是我感到需要了解的东西。那一年的教学工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我在上海和其他同志共同创办了“苏步青数学教育奖”。曾容同志因为在中学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成为了第一届“苏步青数学教育奖”的获奖人,之后他多次向我介绍得奖人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并为“苏步青数学教育奖”的发展献言献策,为“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依正确的方向进行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1987年,曾容同志和上海中学数学界的一些同志在上海筹备创办了上海中学生业余数学学校,担任首任校长。这所学校为上海广大学有余力的青少年提高数学水平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并聘请我为名誉校长,使我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学数学。

序 二

谢应平

曾老师,我们来送你了,你的学生、你的好友、你的亲人、你关爱过的人都来送你了!曾老师,你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匆!曾老师,你别走啊!

上课铃响了。

一位年轻的教师走上讲台。他英姿勃发,双目炯炯,言语滔滔,声如洪钟!全班 48 双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同学们被眼前的一幕陶醉了:数学原来是那么美丽,逻辑原来是那么神奇,思维原来是那么奇妙!从此他们爱上了数学,爱上了这位年轻的老师!他就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复旦附中或附中)的曾容老师,没想到的是,这位年轻学子,在这个讲台上一站,就站了整整 55 年!

1931 年 12 月 31 日,你诞生在福建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1951 年你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数学系,一年后又随苏步青教授转学到复旦大学,毕业后,从 1955 年 8 月起,你就任教复旦附中,直到 1997 年退休。其实你并没有退休,附中和数学业余学校的校园里哪一天没有你踽踽而行的身影。你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复旦附中、献给了教育、献给人民,你的精神和智慧将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你的一生,得过无数个奖项,担任过许多职务,但你从不张扬;你淡泊宁静,默默耕耘。在你去世后的第二天,从中国数学学会,还传来认定你在数学教学和培育数学尖子学生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的消息。可惜,你再也听不见了。

你在学术上有诸多他人不可替代的建树,你创造的“过程教学法”,得到专家、教授、教师们一致好评和推广。

退休后,你做得最多的是指导青年教师。每一次上示范课,你都重写教案,精益求精。站在讲台上,你是一棵树,挺拔遒劲,高入云天,你即使一言不发,也令人肃然起敬。每次听青年教师上课,你都用一张张纸片记录下你的真知灼见。如今,每个青年教师都珍藏着你亲笔写的纸片,几十张、上百张,这是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这成了他们做人的标杆!

其实,何止数学教师,其他学科教师也得到你的教诲,你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方法,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文化。你把“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作为一个教师的基本素质,你通过纸片谆谆告诫青年教师:

不愿思考的人是懒汉,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才,不会思考的人是白痴!

你是教数学的,但你有着极高的人文素养;你好学不倦,就是在去世前3天,你还请朋友在你病床前读报。你曾自豪地说,我可以教历史、教政治、教哲学,这不是大言,你对世界大事是那么关心,你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是那么的热爱,每听到你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鞭辟入里的分析,朋友们都惊叹你的博学 and 深刻!

我说,你是教育界出类拔萃、几十年不遇的人才,你说:“人民教师”就足够了。你是一个大写的人,你无愧于“人师”的称号!

在另一张纸片上,你又写道:

“为师先为人,行得端、站得正,这是教师尊严的底线;
讲得清,道得明,这是教师素养的基点。”

你特别强调师道尊严,你说,师不尊,则道不严;道不严,则学不固。你说要师尊就得靠人格,靠学养,靠见识,靠教学。

复旦附中数学组之所以新秀辈出,实力雄厚,复旦附中之所以有今天的卓著声名,离不开你洒下的滴滴心血。

不熟悉的人以为您只有严厉,其实您,有着一副侠骨柔肠。

你不但严父,更是慈母。你有着大慈大悲的博爱情怀。

你刚正不阿,却柔情似水。也许你会偏激,但没有人会怀疑你的真心!也许你会固执,但没有人怀疑你的善良!也许你的批评会过火,但没有人怀疑您的坦诚!全上海乃至全中国,多少学校的师生,都以得到您的教诲而感到三生有幸!

对父母,你是孝子,每年假期,你第一件事就是回乡探亲;对哥哥,你是好弟弟;对弟妹,你是好兄长。当年,你把仅有的四十几元工资分一大半寄给父母;你舍不得吃食堂的馒头,把它晒成干,寄往故乡。

平时,你省吃俭用,你太亏待自己了!你的节俭几乎到了吝啬的程度,但是当别人有求于你时,你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青年教师买房缺钱,你会拿出几十万;老年职工艰难,你会长年累月地细心地关怀照顾,就像自己的亲人。

即便是陌生人,你也有求必应。在你的身上,曾经发生过多少动人的、爱的传奇故事!——你的爱有时甚至近乎盲目。

下课铃响了,曾老师,你应该歇一歇了,你为什么还不肯走下讲台,你为什么还这样关心着青年教师,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生活,您太累了!

曾老师,你终于病倒了,但你还处处为他人着想,你从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就是在你去世前不久,还留下这样的文字:

“谢应平、张之银两位领导:你们好!我的病情请千万别告诉我家里任何人,因为他们都是古稀之人,身体本来就不好,又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不仅无助我病的治疗,反而增加他们的忧愁,更恐他们忧愁成疾,便成祸不单行,千万拜托,感激不尽!一切我自己负完全责任。曾容 2009.3.12 日”

曾老师,你病成这样,想到的还是别人!

“风在水上写诗,云在天上写诗,曾老师你是在黑板上写诗的

人!”你在这世上虽然只有短短的79年,但你生命的质量却是一般人所不能比拟的。你是一首动人的诗篇!

在弥留之际,你用生命写了你的绝笔:

曾注三生因与缘,容颜依旧映光天。归附三宝莲阶下,佛慈佛法佛力坚。

这是一首藏头诗,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曾容归佛。

啊,曾老师,我们明白了,原来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以佛的标准在要求自己!

曾老师,在您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你内心是寂寞的,有一天,你说:自从徐继文老师去世后,再也没有说话的人了。

去世前几天,你说又梦见了徐老师,梦见了父母亲,你说他们都很好,其乐融融,如今,你也将飞到那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在那里,你的父母亲等着你,你的老师苏步青等着你,你所尊敬的姜拱绅校长等着你,你的最知己的徐继文老师等着你,你再也不会感到寂寞了!

曾老师,你放心吧,如今你培养的小松树已长大,他们不会辜负你的期望!附中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今天,你的学生,你的朋友,你的亲人都来送你了!你的学生多么想再听一听你声如洪钟的谆谆教诲,你的老朋友多么想再领略你振聋发聩的精彩议论,你关心抚爱的孩子们和孤寡老人,多么想再看一看你慈祥而美丽的眼睛,但是,你终于去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悲痛!

曾老师,你的音容笑貌,你的人格精神,会永远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别了,曾老师!

仁慈宽厚的地母哦,愿曾老师在你的怀抱里,永远安息他那博大、博爱的灵魂!

序 三

黄玉峰

5月5日上午9点42分,复旦附中数学特级教师、上海市业余数学学校校长曾容老师去世了。我立即把这噩耗告诉了关心着他的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一分钟后,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回信中只说了这样几句话:



他活得才像个人!敬佩!敬佩!你送花圈时代我署个名如何?秀才人情,何不写篇文章纪念一下?

我紧接着回电说,我们要为他编一本书。

几天后,我们一行4人,代表复旦附中教师和他的好友,陪同曾老师的亲人,捧着他的骨灰,送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厦门,并且将其撒在大海里。抚摸着灵柩,他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1955年8月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曾容,踏上了讲台。在复旦附中的讲台上,一站就是半个多世纪!

退休后,他做得最多的是指导青年教师。每一次上示范课,都重写教案,精益求精。他站在讲台上,像是一棵树,挺拔遒劲,高入云天。每次听青年教师上课,他都用一张张纸片记录下自己的意见。如今,几乎每一个青年教师都珍藏着他亲笔所写的纸片,几十张,上百张。这些纸片除了谈具体的教学建议,还有很多关于做人、做教师的教诲。

他特别强调师道尊严,他说,师不尊,则道不严;道不严,则学不固。还说要师尊就得靠人格,靠学养,靠见识,靠教学。他对年轻教

师的要求特别严格。有一次听课后，他居然把一位年轻教师批得哭了起来。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

他不但热爱教育，也关心时政，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每次聚会，他总是圆桌的核心，大家则是侧耳倾听。

一次，大学的同学聚会，大家很奇怪，喜欢纵论国事的曾容，怎么会没被打成右派。曾容笑着说：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太相信、太热爱组织了！

20年前，在那个非常的时刻，上课前，他气愤地在黑板上写道：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了。结果，被人告发，把本属于他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砸了。

不熟悉的人以为他只有严厉，其实正是他，有着一副侠骨柔肠。

他不但是严父，更是慈母。他有着大慈大悲的博爱情怀。他刚正不阿，却柔情似水。

对父母，他是孝子。每年假期，他第一件事就是回乡探亲。当年，他把仅有的四十几元工资分一大半寄给母亲；连食堂的馒头也不舍得吃，把它晒成干，带往故乡。

平时，他省吃俭用，他的节俭几乎到了吝啬的程度，但是当别人有求于他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青年教师买房缺钱，他会拿出几十万；老年职工艰难，他会长年累月地细心地关怀照顾，就像自己的亲人。

即便是陌生人，他也有求必应。在他的身上，不知发生过多少动人的、爱的传奇故事！——他的爱，有时甚至到了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程度。

有一年，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报纸上关于曾容老师资助他人的报道，便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来求助，那孩子还拿了一本自己写的关于黑社会的长篇小说，要求曾老师请人给她写序，并帮助出版。曾老师不但给了她们几万元的钱，竟然还为之到处奔波。他找到我，要我给他的文章写推荐的评语，说实在，对于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写黑社会，我是不敢肯定的。但曾老师逼着我写，我只好答应，我对他